

人与自然

春畴渐暖年华

张向前

浮云集,天空中隐隐有雷声传来。

“到了惊蛰节,锄头不停歇。”父亲早就忙开了,他在潮土的二分地里,专门划出一块平整的长方形,作为培育秧苗的温床。这是个细致活儿,父亲十二分地用心,它也关系着一年稻谷的收成。父亲用锄头刨取最上面的一层土,堆在地边,他要先铺上一层沙子。

二姐在河滩上筛沙子。二姐能干,是父亲的得力助手。沙一围一圈地撒上去,形成一个倒锥形。筛密沙细,握在手里,指缝间止不住地往外渗,就像时间。父亲用竹编的筛装上沙,扁担晃悠悠,一担一担倾注到刚刨取土的那层地里。见差不多了,父亲取下肩头的扁担,用齐整的一面在地里平推,抹平沙的表面,再将刨取的那层泥土,仔细地摊开在沙层之上。泥土厚实绵软,父亲用锄头把它们碾得细细的。未了,泥土上再撒上一层薄薄的细沙。

时近中午,收工回家。路过鱼塘,有草鱼在水面浮游觅食。父亲就近扯了一把青草,随手甩进了塘里,惊起一大片水花,形影倏忽。鸞鸞上林园,鱼游春水欢。

院坝里摆着两条长凳,上置圆形簸箕,箕内晾晒着稻谷种子,长扁形的,或者说是椭圆形的居多,粒粒饱满。这是母亲上午从水里捞起来的水稻种子。水稻种子已经在水里泡了两三天,谷体尖的那头了点发白,有破壳而出的冲动。刚刚好。水气晒干后,抓在手里的稻种才便于抛洒均匀。父亲走过去瞅瞅,用手在簸箕里来回拨拉了几遍,湿的一面又翻在了上面。

收拾好碗筷,母亲提了一筐石灰房前屋后转了一圈,撒石灰消毒杀虫。这个节气,虫卵孵化,百虫萌动。“惊蛰蛇出动”,这是老家的谚语。蛇也叫“干黄鼯”,眼镜蛇、乌鞘蛇之类的有剧毒,听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。母亲害怕,二姐害怕,我也害怕。据说雄黄可以克制蛇蝎,制蛊毒,母亲便将雄黄磨成粉末,撒在砖墙、泥土墙的缝隙、洞口,驱逐蛇蝎。还好,自从十岁那年在竹林里见过一次菜花蛇,后来就无缘再见。

揽镜自照的是那株水边的桃树。它在月亮田的西头,努力文化不多却不乏诗意:形似月亮的水田就叫月亮田,两头窄小中间宽的就叫扁担田,两个长边都大弧度弯曲的一牙水田叫耳朵田。耳朵田是我们家的,面积拢共不过二分。月亮田敞亮,周围无房舍竹林遮掩,是阿贵家的。桃树经年日久,春春桃花开。此时的桃枝,黄中泛青。起始,桃花只是一点一点地浅红,慢慢地嫣红,不逊娇羞的样子,像山里的小姑娘。三两枝条斜垂下来,挨近水面。风一吹,树就止不住心动,撩动水的脸,一切就意味深长起来。桃花不知道,它也只是春姑娘脸上的一抹胭脂,水一浸润,胭脂就花了。

丽日晴好。远山近水的水山里——坡上,坎下,田边,地里散落着人们,他们或蹲或立或弯腰,或侧身忙碌着,除草、上肥、施肥、间苗、松土。大叔、二伯、三表哥、四姨、么老哥……一个村子里全是亲戚,不是亲戚,也总能找到关系排上辈分。一个个身影看起来像逗号、句号、问号,或者感叹号,形神兼备,却又风过无痕。绿油油的麦苗成垄,胡豆苗青葱,豌豆苗翠中泛白,有紫色的小花摇曳其间。紫色是绝对的中性色调,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典雅,在晦暗的阴雨中,却有一种浅浅的说不出的忧郁。没有移动的人们,田野就是一块多彩的画板。有了移动的人们,田野就是一篇散文,或者一首诗,有字,有词;分行,分段,还分章节。我喜欢散文,但很多人说,春天的田野是诗。

“初惊蛰。鸺鹠鸣怒,绿杨风急……燕支湿。花梢缺处,画楼人立。”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。绿杨随风,浓杏拂墙,燕支重色,高高的画楼之上,稀疏的酴冠之间,飘逸站立的人瞧什么呢?诗人只是诗人,酝酿的是飘逸,缥缈的是深韵。那个人或许就是范成大自身的投射,他沉醉在惊蛰的美景中。他没有看见耕种的农人,看见田野中我的父亲和二姐,以及那些忙碌的耕作者。

“我来撒一把种子?”少小的年纪,多少有些长大的渴望。父亲嘴角上翘,笑意勾起了额上的皱纹。

手不捏得太紧,出手要稳,撒出去的谷子要成一个面……父亲谆谆复谆谆。二姐俏皮兮兮。父亲不躁,耐心将我撒落在沟边旁边的谷子小心收拾起来,复又扔进土壕之中。一粒粟,万颗子。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深谙此理。

用薄膜遮盖好育种地,天光云影暗淡下来。或许晚上会下一场雨,打雷是免不了的,这是一个好兆头。二三十天后,稻谷种子就会发出青绿的叶子:一片、两片、三片或四五片,到时再移栽进水田里。

父亲眼里闪现出青绿的秧苗。细细的根茎上,几片青绿的叶子像张开的手,托举着阳光雨露,托举着美好、希望。

一把种子,一卷好诗,一场雨水,春畴渐暖年华。

“三趟快车”是从1962年3月20日起,满载着家禽、牲畜等鲜活生活物资,每天从郑州、武汉、上海开往香港的三列重点列车。60年过去了,我这个年逾古稀的“老铁路”仍记忆犹新……

20世纪60年代初,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,人们日常生活十分困难,粮、油、肉、蛋等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,不得不采取凭票计划供应。香港同胞的生活物资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内地供应。“大河没水小河干”,内地商品紧缺固然会影响到香港同胞的正常生活。1962年初,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决定,外贸部门与铁路系统联手,从华中、华南和华东等不同地区组织货源,每天向香港分别开行三趟货物特别快车,为香港同胞送去鲜活的生活物资。从郑州北站编发开行的供港鲜活物资列车为755次,武汉江岸西站编发的供港鲜活物资列车为751次,都要走京广线进入香港。从上海编发的753次列车,则是经由其他线路进港,满载着鸡、鸭、鹅、鱼、牛、羊、猪等鲜活物资入港,尽最大努力满足香港同胞的生活需求。

1968年我从铁路技术学校毕业来到武汉江岸机务段,是蒸汽机车上的一名司炉工,通俗讲就是在火车头上烧锅炉。每天牵引列车风里来雨里去,浑身又是汗又是灰地奔驰在京广线上。20世纪60年代,京广线还没有完全实现双线行车,复线改造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着。我们开车行驶途中,经常在沿线小站停车会让列车。我在江岸机务段工作了5年,赶上拉751次和755次这两趟进港列车是常有的事。有时中途小站停车时间较长,我们也会与跟车的押运员在一起聊天拉拉家常,了解到他们在行车途中与家禽、牲畜和水产品为伍同行的一些事。

那是1969年夏天。一天,我们驾驶着“FD”型1631号蒸汽机车在江岸西站,挂上从郑州开来的755次列车。我把火烧得旺旺的,正点出发一路南下到了中伙铺小站。因会让前方来车,我们停车了。机车上有大火炉烤着特别热,

朝花夕拾

“三趟快车”寄深情

徐宜发

我们师徒三人便下车就近找个地方凉快。车上两个押运员看我们下车了,知道这趟车一时半会儿开不了,也下车和我们聊了起来。他俩张口是地道的河南话,我和司机王师傅都是河南长大,自然很有亲切感,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其中一个押运员有40来岁,说他俩家都是漯河,押了几车活猪、活牛经由深圳入港,壶里的开水都喝光了,说能否给点水路上喝?我赶忙答道:“车上有,我去把壶掂下来。”说着我就起身上车,把大水壶里的开水都倒进他们的水壶里,不知道这点水能撑多久,大热天,渴了比饿了都难受。饿了能忍,渴了嗓子眼儿都冒火似的,难受极了。我们聊了大约有20来分钟,了解到干他们这一行的辛苦与不易。

我在武汉工作5年的时间里,一年到头拉751次和755次列车不计其数,从押运员和车站运输一线人员那里,了解到不少有关“三趟快车”开行的故事,听起来令人动容。现在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、难事,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为了这“三趟快车”开行,不知道牵动了多少人的心!

外贸部门全力以赴组织货源。俗话说,万事开头难。各地外贸部门都设有专人,深入到乡镇农村,收购鸡鸭鹅鱼和牛羊猪等。这些都是当年紧俏的生活必需品,要靠内地同胞舍不得吃,舍不得喝,一口一口省下,才能保证源源不断运往香港。组织货源不容易,他们天天

不知催促多少遍、跑多少路才能完成收购计划。然后,再把这些活蹦乱跳的家禽和牲畜集中起来,按时一车车运到各个车站,等待装车发运。全程每一个环节不能有半点儿闪失,否则,完不成任务是要承担责任的。外贸部门的人员几十年如一日,为保证供港鲜活物资的列车正常开行,说不清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。改革开放之后,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善,仅河南11个供港活猪基地县,就有100多个现代化的养猪场,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优质活猪,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香港,成了香港同胞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

铁路各级组织为“三趟快车”大开绿灯,把开行“三趟快车”作为大事,列入主要考核内容,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每天有火车站必须做到定点、定线、定时、定量、定车次,安全正点把这些鲜活物资运抵香港。众所周知,一年一度的“春运”是铁路运输最繁忙的季节,其他货物列车全部停开,都要为旅客运输让路。唯有“三趟快车”不停运,每天定点、定时照常开行。“三趟快车”的核心是安全,关键还要体现在“快”上。各铁路局统一政策做到“五优先”,即:优先安排运输计划,优先发货装车,优先车辆取送,优先组织挂运,优先发车开行。同时,还要把开行率、正点率、挂送率作为考核指标,加强快运货车的组织,全

面落实快装、快运、安全正点的要求。

最累最苦的是跟车押运员。在我的铁路生涯中,印象最深的是“三趟快车”上的押运员。他们从始发站登车起程,就与押运的动植物及水产品的命运拴在一起。家禽与牲畜要喂吃、喂喝,鲜活的鱼类不能缺氧,无论哪一项工作做不到位就会影响其存活率。运行途中必须尽心尽责,不能有丝毫马虎、怠慢,不然考核不达标是要追究责任的。这些都不算啥,工作主动一点、紧点,把它们安然送到香港完全可以做到,更苦的是恶劣的押运环境令人难以忍受。押运人的工作岗位在“牲畜车”的一端,四面透风透气,条件极差常人难以想象。春、夏、秋季日子还好过些,到了冬天寒风凛冽更不好过,尤其是风雪天气深夜那个“冷”可想而知!这些押运员个个是好样的,迎难而上,怀揣“一人苦换来万人甜”梦想,日日夜夜坚守岗位,不忘使命勤垦工作,为满足香港同胞的生活需求奉献一切。

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我国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,亿万人民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,生活越来越富足,深圳建起了大型家禽、牲畜及水产品养殖基地,每天都有大批的鲜活生活物资直接供港。“三趟快车”开行了48年之久,于2010年6月16日完成使命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“三趟快车”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。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,各级组织动员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江苏等多地的力量,以一种特殊的运输方式,把鲜活的生活必需品快装快运送入香港,丰富了香港同胞的菜篮子。在“三趟快车”开行的日日夜夜里,内地同胞所付出的艰辛难以用语言描述!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,“三趟快车”的成功开行,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;体现了内地同胞和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;体现了内地同胞的无私奉献精神;体现了内地同胞与香港同胞永是一家人,永远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!

百姓记事

黄河岸边话捕鱼

刘学信

我的家乡在郑州市北郊黄河大堤南岸,少年时代,我常和小伙伴一同到黄河大堤玩耍,或割草拾柴或帮助大人一同劳作,所以有幸看到听到黄河岸边捕鱼趣事。

黄河岸边的村民,以农耕作业为主,把捕鱼作为一种爱好。村民自制一种渔网,我们叫它“鱼舀”。选择一根长杆,长杆的一端用竹篾撮成一米左右的椭圆形竹圈,再系上线网即成“鱼舀”。农闲时背着长杆渔网到黄河堤坝边捕鱼。这种捕鱼方式就是在坝头选站位置,手握渔网和下水深度都有讲究。坝头边是绝好的捕鱼方位,附近有耐性,还要碰运气,运气好了,不一定哪一个能捕到鱼。特别是在适宜的夜晚,几个好友结伴,依次轮流捕鱼,享受捕鱼的乐趣。

我家二伯喜好捕鱼,他曾经在岗李水库十八门大闸下游捕到一条大鱼。岗李水库十八门大闸建成后,集黄河之水,经十八门大闸向下排泄,浑浊咆哮的黄河水滚滚向东奔腾而去。大闸两边是绝好的捕鱼方位,附近农民纷纷在这里捕鱼。一次二伯拿着长杆也在这里捕鱼,突然,一条硕大的鱼钻进他的渔网,头在网上,尾巴在网上扑腾。大鱼挣扎得力太大,把二伯向前拽了几步,二伯急忙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,才避免了被拉到水里的危险。待钻网的大鱼稍微缓动,他用双手紧抓长杆,使尽浑身力气,才把大鱼猛拉到岸上。这条大鱼长近两米,腰

围35厘米粗。他用两手紧捉鱼头,使劲往后一甩,把鱼甩到自己的背上,鱼尾在地上拖拉着,慢慢地一步一步将鱼拖了回去。到家后,二伯将大鱼挂到树上,刮去鱼鳞,摘除内脏,净鱼身还有三十多斤。这么大的鱼,不舍得吃掉,用架子车拉到集市上,用刀砍开卖鱼块,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在黄河边捕鱼,最高兴、最喜欢的事莫过于流漂鱼了。一有流漂鱼,村中的男女老少,统统放下手中活计,纷纷到大堤上捕鱼。黄河之所以会有流漂鱼,是因为黄河水当时因山洪暴发特别浑浊,把鱼呛得不得不漂到水面上呼吸新鲜空气。有一种鱼叫黄鳝杆,个头大,通体金黄,大的有七八斤,小的也有三四斤。那些会游泳的拿着渔网,到河中捕这种鱼的很多。而普通群众,用篮、筐、木叉、鱼舀在岸边或浅水中捕鱼,多少都有收获。我八九岁,也拿着竹筐在浅水中捕到过一条一斤多的白鲢鱼。

每到夏季来临,黄河中的小白虾在水中繁殖、生长得也很快。有经验的渔民用虾梯(用一根木杆,上面系上虾网,下面垂地)在浅水地方拉虾,一网就能拉个一二斤,一上午就会拉个十来斤。一次我父亲试着在黄河里拉了几网,竟然也拉到了几斤小白虾,回家用黄面拌了一下,在锅中炒了炒,外焦里嫩香喷喷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看专业队捕鱼。在一个初春的上午,专业队有五六十个人撑杆捞网,选择黄河两项坝形成的坝环内捕鱼。因天气乍暖还寒,作业前先喝酒,祛除寒气,提振精神,然后把鹰船放到冰面中。破除薄冰,并将碎

冰化成条状,再向水中撒黏网,每隔几米下一道,一道道黏网下好后,就拍打着岸上的木板,发出叭叭的响声。来回不停在坝环中游转,目的是迫使鱼群惊动乱闯渔网。上午十点稍作休息,随着东方的太阳升高,寒气渐渐消退,脱掉外套棉衣,开始收网,把网上黏住的鱼慢慢拽下来,装入浸湿的麻袋中,抬到岸上,再运回村中,投放在淡水暂养池中,日后销售卖钱。那次捕鱼,收获颇丰,少说也有千把斤。

黄河鲤鱼的美味天下闻名,历史上曾作为贡品上贡朝廷,位列中国四大名鱼之首。诗经中有“岂其食鱼,心河之鲤”的诗句。古书上也有“金者洛鲤最贵,汉江次之,吴会而下”的称谓。可见黄河鲤鱼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。然而遗憾的是在真正的黄河鲤鱼见之不多,一些家养和池养鱼也自称是黄河鲤鱼,但与真正的黄河鲤鱼差之甚远。真正的黄河鲤鱼长期生长在黄河中,喝着富含多种微生物的黄河水,在黄河中长途巡游,从入海口返回内地繁衍生息。所以野生黄河鲤鱼,通体透黄,腹部至尾部黄中透红,全身呈金黄色,肉质鲜嫩,富含特有美味。

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时,发出了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”的伟大号召。郑州市建设黄河生态廊道,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郑州段落地落实,见效出彩。省、市有关部门加强渔政管理,实行禁捕。不断改善黄河干支流水质,使真正黄河野生鲤鱼能繁衍生息,人民群众有望尝到真正黄河鱼虾的美味。



唯有牡丹真国色(国画) 陈庚

新书架

《写作有道》:实用写作调料包

曹珂

《写作有道》是一部关于写作的案头工具书,也是作者从事公文写作20余年精心酿制的“实用写作调料包”。该书海纳百川,字字珠玑,贯通古今中外,对经典古诗词、格言金句进行搜集整理。其分为六篇、三十三类,每一类均筛选和辑取了最经典的古诗词名句、人名言、金句、小故事若干,是对写作和修身有益的一个宝库。该书重在解决写作中“文采不高”“素材不多”“应用不活”等问题。不同于以往先背

后用、先学后用的方法,该书通过现实应用场景倡导人们直接倒查倒记相关名言金句。

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成长的修炼宝典。该书汇集了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,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的智慧特别是33个分类其实就是33项人生必需的修炼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场修行,在一字一句的品味中,这些优秀品质将逐步融入我们的血液,有助于我们在生命中遇见更加卓越的自己!

连载



陆地行舟

胡衣一的名气就这样传开了,成了淮城市响当当的大美女。她父亲却在当地气得差点儿吐血,生个这样不知羞耻的女儿给他丢脸,几乎让他没脸活下

胡衣一有时候出差,在宾馆软塌塌的席梦思床上,她也要练习几次,发视频到微信上。以郁洋的理解,拿大顶可能有利于演员保持身形和腰身。胡衣一不仅人长得漂亮,最大的特点是细腻。她会跳舞、唱歌,会唱豫剧,要延长艺术生命,细腻如同她的本钱。

胡衣一不仅人长得漂亮,上学时学习成绩也很优秀。她父亲是中学老师,教她数学课,把她培养成了班上的尖子生。胡衣一发得比较早,别的女生还比较干瘪的时候,她已经前挺后撅像个大姑娘了。班上有个男生,叫吴柯铭,被胡衣一迷得神魂颠倒,每周给她写一封情书。胡衣一不理他,他就死缠烂打,有一次惹急了,胡衣一将情书撕得粉碎,扔在他脸上,但吴柯铭仍然觑着脸笑,丝毫不害羞。胡衣一离开教室后,他在班上公开说:“如果胡衣一当我女朋友,就算去死也值了!”其实喜欢胡衣一的同学不在少数,可她也是数学老师的儿女,都有贼心也没贼胆,况且吴柯铭把话说开了,搞

得人尽皆知,别人都不好意思再去蹬浑水,心里埋怨吴柯铭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。

那是1990年代初,中学毕业后,胡衣一的父亲给她报考了淮城师范学校。那个年代考“中师”难度非常大,不亚于现在考“985”大学,因为一毕业就可以分配工作当教师,捧得“铁饭碗”。他父亲之所以铁了心让她上“中师”,是因为教师子女可以加分。

从淮城师范学校毕业后,胡衣一被分配到隐山中当老教师。按说教师这个职业对女孩子来说挺好的,传道授业解惑,受人尊敬。生活规律,还有寒暑假,令人羡慕。可是不到三个月,胡衣一撂挑子不干了,理由是没兴趣,不喜欢。

她跑到淮城影剧院做临时工,那里经常有演出,有一些是影剧院自己排演的,大部分是承包给社会上游走草台班子,门票三元、五元一张。胡衣一在里面布置场地,搬道具,什么活儿都干,她就图偶尔有登台演个配

角、唱唱歌的机会,有时甚至能客串一下主持人。她天生喜欢表演。有一次一个马戏团来演出,压轴节目是《美女与蟒蛇》。美女躺在床上,巨蟒在她身上缠绕、穿梭、爬行,美女只穿中式。马戏团在影剧院门口贴出的巨幅海报,画的就是美女与蟒蛇同眠,美女酥胸半露,蟒蛇缠在她的身上,冲她的红唇吐着信子。不巧的是,马戏团的女演员突然病倒了,发高烧四十多度,不能参加演出。马戏团长急得团团转,如同火烤猴屁股,别的节目可以替换,这个压轴节目却不行,许多观众都是冲着这个节目来的,说是看蟒蛇,但没有美女同眠,蟒蛇没人看了。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,马戏团长看到了帮忙搬梯子的胡衣一,顿时眼睛发亮,觉得她丰满匀称的身材与节目要求非常吻合,立即游说胡衣一出演《美女与蟒蛇》,报酬丰厚。本以为会有一定难度,马戏团长没想到胡衣一几乎没有加思考就答应了,根本不需要跟她解释那条巨蟒根本没

去。可胡衣一全然不管不顾,只因她喜欢。她做事干脆利落,爱憎分明,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。

美女虽说名气大,其实也有孤独的一面。喜欢胡衣一的人多,但真正敢追求她的人还是很少的。一个是对她痴心不改的吴柯铭,没有人怀疑吴柯铭对她才是真爱。另一个是袁小飞,留一头长发,绰号叫“长毛”。他是影剧院大街出名的混混,上学不成器,但他父亲是隐山区文化局长,也就是李北亚的前任,在隐山人脉极深。“长毛”利用他父亲的关系,在淮城影剧院的三层开了一家录像厅,门口竖着广告牌,每天用浓艳的广告色写下一串香港女星的名字,叶玉卿、陈宝莲、李丽珍、舒淇、翁虹,注明“倾情巨献”,音箱开得很大,男女哇哇乱叫的声音传到街上,极具诱惑力。录像厅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,分白天场和夜场。那是录像厅火爆的年代,“长毛”挣了不少钱。他买了一台日本进口雅马哈摩托车,每天在影剧院

大街早中晚飙车三次,风雨无阻。据说那辆摩托车七万多块,相当于当时两室一厅平方米集资房的价钱,“长毛”简直成了影剧院大街小混混们的偶像。

胡衣一最终选择的是“长毛”,个中原因外人难以理解。据李北亚说,是因为袁小飞的父亲,他有权将胡衣一正式调动到淮城影剧院,恢复她一份事业编制的工作。胡衣一和袁小飞的婚礼极其隆重,多年以后他们还保留口口相传当时的盛况,在淮城最气派的“燕蓉园”酒店摆了一百八十桌,喝的全是茅台酒。一群中学同学来参加婚礼,吴柯铭在喜宴上喝醉了,搂着“长毛”脖子哭着说:“你要好好地待胡衣一,不然就把她还给我。”大家都嘲笑吴柯铭大言不惭,搞得好像胡衣一曾经属于他似的。“长毛”不醉就醒,只能尴尬地连连点头。

胡衣一大概没有想到,那场婚礼几乎成了命运跟她开的一个玩笑。因为蜜月期未过,婚后仅仅二十多天,袁小飞和一个女孩在录像厅的那间经理室里乱搞,

被她堵在了里面。胡衣一从外面砸开门,袁小飞跳窗而出,裸体女孩若无其事地慢慢穿自己的衣服。胡衣一上前去想扇那女孩一巴掌,刚抬起手来,却被女孩将她的手腕抓住,撇着嘴说:“你想干什么?我跟袁小飞早就在一起,你们结婚的前一天夜里他还在我床上,是你拆散了我们。”胡衣一举起的手就瘫软了。

闪婚闪离,这就是胡衣一的短暂婚姻。从决定和袁小飞结婚,到和其离婚,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。胡衣一从袁小飞家里搬出来,什么都没要。她和袁小飞谈妥的唯一一项共识是,双方都对离婚的事情保密,说出丢不起人。

直到五年后,胡衣一和吴柯铭重逢。彼时吴柯铭已经结婚,娶的是化工厂的冯桂兰,并生有一女。得知梦中女神胡衣一五年来一直过着离异单身的日子,他几乎惊呆了,责怪胡衣一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。现在虽然有点晚,但还来得及。